



火车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。在铁路系统内部，火车司机这个职业非常神圣，也非常受人尊重，大家习惯称呼他们为“大车”。在铁路历史上，男“大车”司空见惯，而女“大车”外人却很少听说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济南机务段就有这样一支女火车司机队伍，叫“三八”青年机车组，由17名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孩组成。发黄的老照片，记录了“三八”青年机车组从成立到撤销的历史，留下了中国铁路历史上第一批女“大车”的青葱岁月。



左图：女“大车”宋玉红(上)与韩淑荣准备出乘；右图：张芳琦全神贯注驾驶机车。

### 17名姑娘当上第一代内燃机车司机

1975年，济南机务段淘汰蒸汽机车，上马内燃机车。当上济南铁路局第一代内燃机车司机，成为当年铁路女青年们的梦想，许多姑娘纷纷报名参加机车包乘组。但是对女人开火车，很多男司机不以为然，说起了风凉话：“几个女孩子能开火车头？这简直是胡闹！是凑热闹、图新鲜，坚持不了几天。”面对大家的非议和议论，她们斩钉截铁地表示：“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，女同志一样能办到！”

女司机虽然很风光，但是付出得更多：一是每次出乘就是好几天，无法照顾家庭；二是段上要求女司机必须28岁才能结婚。

1975年5月，济南铁路局第一批“三八”青年机车组在济南机务段成立，由17人组成。张桂莲担任领队，张芳琦、郭俊英、黄辉分别担任DF4型2022、2023、0295号内燃机车包乘组司机长，负责牵引济南、蚌埠间的旅客列车。那一年，她们大的22岁，小的才19岁。

6月，经过紧张的理论培训，她们在老师的带领下，怀着激动的心情登上了崭新的内燃机车。看到操纵台上那么多仪表和开关，车里那么多电线、管路和机械，她们有点发蒙。这么多设备，短时间内怎么才能学会呢？

虽然有点犯愁，但是姑娘们没有被困难吓倒。她们打开书本，在师傅们的帮助下，对照机车构造和线路图，像攻坚垒一样学了起来。据2022号机车司机长张芳琦回忆：男机车乘务员每次出乘提前两个小时，我们都提前四五个小时，为的是在机车上苦练业务技能。

济南至蚌埠线路长达480多公里，当时60多个车站，200多架信号机。为了熟知与行车有关的知识，她们用心学，细心记，把一段段线路、一个个车站、一处处自然标记……都画在本子上，记到脑子里。到公寓里，让师傅考，和同伴议。为了能够准确观测列车速度，她们每跑一段车就让师傅把速度表蒙起来，进行目测速度，练习操纵本领。

1976年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这天，在济南站一站台，披挂彩绸的东风4型内燃机车整装待发。坐在司机室里的是郭俊英、葛连杰、葛莉三位年轻的姑娘，她们心情激动而紧张。中午十一点，风笛一声长鸣，列车徐徐启动。站台上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济南机务段“三八”青年机车组正式开车。

### 保养机车比开车还要辛苦

那个时候，火车司机不仅要开车，还要保养机车。女司机们不怕苦累，每次退乘回来都要擦拭好几个小时。夏天，机械间里温度高达六十多摄氏度，衣服一会儿就全部湿透。冬天，洗衣粉水刚涂到机车上就会被冻住，她们一遍遍地擦洗，直到干净如初，手冻得又红又肿。但她们坚持要干出个样子，决不能输给男同志。

齐继红回忆说：“每次回来都要钻到车底下，用棉丝蘸着柴油擦电机上的黄锈和灰尘，空间小，仰着头，柴油溅到脸上、胳膊上，再加上灰尘，擦完后从地沟里出来脸都是黑乎乎的。因为经常擦车，手特别粗糙，手纹发黑，柴油味特别大，洗多少遍也洗不干净。回家后父母不敢让我们干和面、炒菜之类的家务活，怕手上的柴油味

带到饭菜里。”

韩淑荣对当时清洗机车空气滤清器印象深刻。她说，清洗空气滤清器要用柴油，冬天柴油那么凉，当时也没有防护手套等劳保用品，就在一个大柴油池里用手一点点清洗。柴油有腐蚀性，双手一层层掉皮，手指甲都变形了。

至于换机车轮对闸瓦，对于年纪轻轻的女“大车”们来说，更是一个重体力活。当时的闸瓦是铸铁的，一块大约有四十斤。她们换闸瓦时，都是双腿跪在地上，用双手托起闸瓦贴近轮毂，然后腾出一只手把闸瓦钎子插进去，使闸瓦和闸瓦托连接在一起。这活看似简单，其实需要技巧和很大体力。

### “霸气”女司机开好安全车

火车日夜奔驰，有时候退乘后是夜间，如何保证女火车司机安全回家也是个问题。于是检查机车用的检车锤成为她们晚上回家的防身武器。

让她们感到最光荣的时候，是别人的尊重和赞叹。韩淑荣回忆说，铁路有时和公路并行，汽车司机看到是年轻漂亮的女火车司机，非常兴奋，按着汽车喇叭一路狂追，还朝着驾驶室挥手呼喊。进站停车的时候，旅客通过驾驶室玻璃看到是女司机开车，大为惊讶，大声喊着：“快看，还是女火车司机呢！真厉害，真了不起！”每当这时，她们心里就美滋滋的。

“三八”青年机车组担当的都是客运列车，要想开好安全车，必须练好操纵技术。在当时全局组织的比武中，“三八”青年机车组的女司机多次拿第一。

有一次，黄辉包乘的0295号机车入库修理，领导让她去添乘。黄辉登上机车，男司机就说：“黄‘大车’，听说你的擦闸技术很厉害，来一把，给我们开开眼。”泰安站是个大下坡，速度比较高，黄辉只擦了一把闸，机车驾驶室的侧窗就正好对上车站的停车位置标。男司机服气了，竖着大拇指连声叫好。

司机开车最怕遇上特殊情况，比如机车出现故障、遇到特殊天气、撞到人，这些对女司机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。

1979年大年三十，司机长黄辉和朱李娜值乘55次列车牵引任务。列车在徐州站开出后，下起了鹅毛大雪。司机室大玻璃被雪花覆盖，雨刷根本无济于事。她们只好打开侧窗玻璃，探出身子确认信号，风雪打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。当时她们只有一个信念，保证身后近千名旅客平安回家过年。雪越下越大，探出身子也看不清信号。为保证列车安全，黄辉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快进站时先停车，由一个人下去顺着钢轨往前跑十几米，看清进站信号机显示通过后，再开车前行。列车安全到达蚌埠站时，辞旧迎新的爆竹声响成了一片。

苏爱萍性情豪爽，技术过硬，胆子也特别大。在一次夜间值乘中，一个流浪汉穿越铁路被机车碰伤。紧急停车后，看到满头满脸都是血的流浪汉，她二话不说背起来就走，送到了行李车上，当时在场的乘务员都伸出了大拇指。

有付出就会有收获，“三八”青年机车组荣获全国“三八”红旗集体光荣称号。1981年4月30日，济南机务段“三八”青年机车组被撤销。尽管只存在了六年，但是这六年对女“大车”们来说却是一生最难忘的记忆。

## 济南铁路局的首批女“大车”

张汝峰

1931年4月3日，顾颉刚离开北平。这次出行，足迹踏上冀豫陕鲁四省的土地，调查古迹，搜集史料，考察文物。

4月4日，参观定州中山靖王墓；6日，正定考察古庙和佛塔；7日，在小屯观看中央研究院考古发掘。随后，顾颉刚从河北进入河南，从河南到陕西。

5月10日，到齐鲁大学。参观山东省图书馆，在馆长王献唐的带领下，观看各个房间收藏的书籍。5月16日离开济南，经龙山、淄博，三天后到达青岛。

## 顾颉刚在山大的演讲

刘宜庆

国立青岛大学(山东大学前身)校长杨振声邀请顾颉刚住在第八校舍。5月19日晚，杨振声做东，在顺兴楼宴请顾颉刚，为他接风。黄际遇、闻一多、梁实秋、赵太侗、黄洋伯(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，语言学家)、王昆玉(时为中文系讲师)、方令孺、刘康甫(会计主任)、邓仲存(校医)、陈季超(秘书长)作陪。宴席结束后，闻一多和方令孺到顾颉刚住处，谈了片刻方离去。

大约在当晚宴席上，杨振声就邀请顾颉刚为青大做演讲。第二天，青岛各大报纸都已刊登顾颉刚到青岛的消息，并在街上大贴广告。

1931年5月21日，这一天顾颉刚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：参观市立图书馆；到中华书局购书，然后乘汽车到四方，游览公园，中午在公园内的食堂吃饭。午饭过后，顾颉刚乘车去李村，游览农林事务所，参观牛舍。下午返回国立青岛大学，预备晚上的演讲稿。晚上七点半，顾颉刚在青大演讲《黄河流域访古之经过》，向青大的学子介绍他一个多月来在黄河流域访古考察的经历，历时一小时二十分钟。

笔者没有查到这个演讲稿，但是从顾颉刚的日记记录来看，他行程东西几千里，演讲的内容就近取材，在旅行中的见闻随手拈来，跨越上下五千年，以期激发学生对历史地理、考古访古的学术兴趣。可能在座的青大学子对考古、文物并不是很感兴趣。这对顾颉刚来说，是一个小小的刺激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究竟不是一个能演讲的人，今日费时虽多，但听众无甚兴味。先走者甚多。我想，即以此为我演讲的末次吧。”

来到青岛，怎能不观崂山。顾颉刚在青大中文系教师和图书馆人员的陪同下，游览崂山，“看太清宫所藏万历本《道藏》，在华严庵参观‘康熙藏经及明刻书’。在青期间，顾颉刚与黄际遇、黄洋伯、丁山、王昆玉等人交往甚密。他很喜欢，青岛大学的行政工作人员刘康甫、陈季超都宴请他。去崂山太清宫时，乘坐的是海军的海圻舰，“由海军中人送至太清宫”。

5月27日，顾颉刚离开青岛，黄际遇为他送行。

这是顾颉刚与山东大学的前缘，还有后续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山东大学聘请顾颉刚为文学院院长，他没有接受。但普通的教授聘书愿意接受。不料，9月份前往青岛时，适逢胶济路被水淹，只好退了回去。“山大里有几位研究新史学的教授，我十分愿意请教。我想，我的工作倘能够附属在山大，我每年到青岛二次，使得我写的东西因有他们的讨论而赶得上时代，那是最高兴的。”

顾颉刚对青岛的印象很好。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1956年，顾颉刚来青岛休养，住在杨向奎家中。1957年7月，顾颉刚再次来卫生部青岛疗养院治病，每日点校古籍不辍。后转入青岛疗养院，住居庸关路，“与李四光对门，丁瓌夫妇亦时往来”。夫人张静秋因为顾颉刚生病，来到青岛，以便照顾。

这次住青岛期间，在山大中文系教授萧涤非的邀请下，顾颉刚到山东大学演讲，再续前缘。

1957年9月24日，顾颉刚“为山大中文系演讲搜集材料”。这一次的讲题，和他手边从事的工作有关。此时，他正在标点清代姚际恒著《诗经通论》，后由顾颉刚作序出版。顾颉刚用了两天时间，见缝插针，为演讲搜集材料。9月26日下午，顾颉刚来到山大，与萧涤非、高亨、黄公渚等教授见面。在山大大大礼堂，为中文系同学讲“诗经的来源问题”。这一次，顾颉刚演讲很投入，面向四百多个听众，演讲了两个半小时，“喊得嗓子也有些哑了”。

这次的演讲，深受山大师生的欢迎。萧涤非预约第二次演讲。10月1日，顾颉刚看孙作云《说诗经大小雅同为西周末年诗》，准备做“诗经编次问题”的演讲。结果因为身体原因，顾颉刚听从夫人张静秋的劝说，谢绝山大再次演讲的邀请。

1959年夏天，顾颉刚又到青岛疗养。山大已经搬迁到济南了。顾颉刚很多山东大学的好友，也到济南了。黄孝纾(公渚)因为身体健康欠佳，且酷爱崂山山水，没有随校迁往济南，仍然留在青岛从事古典文学研究。有黄公渚还在青岛，两人一起谈古籍，忆往事。在青岛海滨，阵阵海风吹拂两位硕学大儒的银发，谈起山大在青岛的种种往事(比如丁山之死)，真有恍然如梦之感！

- 出品：副刊编辑中心
- 设计：壹纸工作室
- 本版编辑：徐静
- 美编：牛长婧
- 投稿邮箱：qlwbxujing@sina.com